

外交

論德皇頒給周制軍寶星事 錄乙巳二月初三日中外日報

昨日柏林電報言。德皇以頭等普魯士冕旒寶星一座。賜與前任山東巡撫今任兩江總督周馥云云。本館按德皇此舉。若止屬尋常之酬酢。與中國全局。並無關繫。即不必加以深求。討論其事。然執筆人深思之。則似德皇以此項寶星。賜與周制軍。其命意實有兩端。其一。必由周制軍任東撫時。與德人交情最篤。事事惟德人之命是聽。使德人之權力。得潛滋暗長。於隱微之中。而使人不之覺。故德皇特有此賜。以追酬其前勞一也。其二。則自周制軍任江督後。論者咸謂德人之勢力。向之恢張於山東者。今將移而恢張於長江流域。此雖過慮之詞。然德人前此本有索取鄱陽湖操練兵艦之議。近者又有包辦製造局之議。其機緘之發動。已不可諱匿。今德皇此賜。或卽示恩惠於周制軍。使之趨向德國之意。與日俱深。而日後德人有所要求。不難如願以償。譬之今日下種。而異時收其實焉。未可知也。二也。此二者據事推求。或未免鄰於逆億。然觀於德人近日之得步進步。有隙卽乘。與夫周制軍之承順外人。惟命是從。實亦不能不作此慮。竊謂今日所當爲周制軍及政府告者。約有二端。其一。則

外交

十七

乙巳

大江南北各省實爲財賦所自出。其地土之膏腴。物產之豐盈。就中國全國而論。殆無其匹。外人之覬覦者。極多。徒以無釁而動。慮爲人所指目。足以害和平之大局。故雖千方窺伺。而皆不敢先動。今若有一國捷足先登。則自餘諸國。皆將接踵而起。而使予之則不可拒之。則不能且其機。既自我啟之。則更無可措辭以塞其口。故今日爲江督者。惟有力保主權之一策。無論來要素者爲何國。所要素者爲何事。皆當一律不許。雖不能見好於一國而亦不致見責於別國。而此國既不能嘗試。則他國亦無可效尤。庶不致以禍大。江南北各省者。禍及中國全境。此則執筆人所禱祀以求者也。其二則外人之謀人國也。率於人所不經意之地。預植其基礎。以爲下手之方。迨其後。則歲月愈久。權力愈大。則主國雖甚悔之而已。無可挽回。至其規佔之法。則大都兩國意見相同者。率先使一國啓其端。而彼國從而踵其後。使我無可爭執。抑或兩國互相猜疑。注意各別。而有一國因利乘便。遂其所大欲。則彼一國不甘向隅。必且援利益均沾之說。以向我要索。前者俄占旅大。英占威海。實其明證。故中國之對待各國。極宜一意持平。不宜開罪一國。使其有所藉口。尤不宜偏重一國。使人從而生心。今周制軍方任江督時。外人卽嘖有繁言。謂德人於江南。必將大得利益。及去冬用德人爲製造局監督。西報卽謂德人之勢力。必將因之增長。及此次德皇賜以寶星。外人疑議又起。

謂必有命意所在。夫古語有曰。月暈而風。礎潤而雨。事有必至。理有固然。今周制軍尙無所表見。而人言已藉藉如此。萬一周制軍所爲果如輿論之所逆料。則其爲患又豈可勝言。是則保持主權。勿於國勢危疑。列強窺伺之時。存畸重畸輕之見。以致先則爲人所籠絡。繼則爲人所挾制。此則兩江總督之責也。留意於南方之交涉。勿使封疆大吏意爲輕重。徇其所親暱。以致釀禍於無形。貽悔於日後。則政府諸公之責也。

論交際與交涉之界限錄乙巳第七號外交報

外交之事。繁複極矣。紬其性質。不過兩端。一屬於事權。施者受者。皆有利害之關係者也。今謂之交涉。一屬於感情。施者以是爲愛。憎敬鄙之別。而受者以是爲恩。怨榮辱之判者也。今謂之交際。其事相因而其界則隨文化之進步而漸晰。

矇昧之世。不知有平等之義。不知有兩利之道。非壓制人。則被人壓制。壓制人者。喜則愛憐之。怒則踐踏之。被壓制者。愛而諂媚之。畏而禮敬之。皆因交涉而生交際者也。其後遂互相循環。兩者膠固而不可分。觀其內政。凡有權者對於無權者。受其詔事。則遽以重任付之。不問其勝任否也。其或有罪。則從而掩護之。或枉法以徇之。如祁午之內舉不避親。外舉不避仇。蘇章之今日與故人飲者私恩。明日按事者公法。且羣以爲希有之事矣。其於外國也亦